



中国企业在印度早已不新鲜了，以德里卫星城古尔冈来说，这里包括vivo在内，已经有600多家中国公司聚集，其地位类似于国内的深圳。

然而，古尔冈看着和高科技却搭不上关系。

古尔冈常年笼罩着严重的雾霾。浑浊日色下，五星级酒店、路旁的shopping mall、CBD的高楼整洁利落。玻璃高楼脚下，黑乎乎的孩子趿拉着拖鞋乱跑，小贩用洗衣机纸箱充当货架，要卖的衣服随意挂在墙上，已经铺上了一层黑灰。摇摇欲坠的草棚外，女人裹着破破烂烂的头巾，细瘦黝黑的手拨弄着一堆火，马路边还不止一次能看到旁若无人小解的男人。

在中国公司扎堆的中心商业区，看着和北京中关村似乎并没有太大不同。这里的人均收入在印度排名第三，平均年薪接近75万卢比（约7.5万人民币），在一个平均收入11万卢比的国家，这算得上是绝对的高薪。

很多国内的创业者爱把印度叫做“时光机”——商业模式和技术总是比国内慢几拍。但以古尔冈随处可见的情况来看，用时光重叠形容更为贴切。



这种重叠在智能机市场上尤为明显。根据vivo印度的品牌战略总监Nipun Marya介绍，目前印度有70%的人口是在35岁以下。街上年轻人们手里几乎都是大屏智能机，看logo不是小米，就是OV。

Nipun喜欢用“冲突感”（black and white）来形容印度这个国家。在德里这样的超级大都市，年轻人和中国一线城市年轻人没有多大区别，会用电商，选手机最看重的就是性能、配置，还会玩手游。但走出大城市，进入二三线城市，甚至供电都会有很大问题，时常会停电，他们选手机看的就是电池够大，续航够长。

毕竟，根据他提供的数据，在印度有60%的人还是用的功能机，换机潮还远未到来。这种重叠从中国厂商们进入印度时就一直存在，它们押注印度，赌的就是未来10到15年内，有7、8亿人会从功能机转向智能手机。

然而，在这种重叠下，这个目标或许很难达成。根据今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，印度的智能手机渗透率只有24%，而这个数据在2015年是17%——看起来并没有本质区别。更让人不安的是，印度智能机出货量增速仍为全球第一，但相比去年而言已经开始放缓。厂商们心心念念人手一部智能机的时代，现在还只有个模糊的远影。

沉重的印度

印度科技和互联网行业发展比国内慢太多，原因来自印度是个分裂的国家。

这里拥有复杂的宗教、语言和社群，且彼此之间有打不破的藩篱。

以宗教来说，印度除了信仰人数最多的印度教，还有伊斯兰教、基督教、锡克教、佛教等等。

印度虽然政教分离，但冲突仍在所难免。到印度的那天，我约了一位在当地工作的朋友见面，半夜他发微信告诉我，德里暴乱，公司通知他们不能出酒店。

起因来自印度国会刚刚通过的一部法案，规定来自阿富汗、巴勒斯坦和孟加拉的难民们都能申请印度国籍，除了穆斯林。法案通过后，穆斯林难民就将面临被驱逐或监禁的命运。自然，他们爆发游行抗议这部法案。

德里本就是拥堵极其严重的国家，到游行示威那天，整个马路水泄不通，原本1个小时能到的路程，整整走了3个小时。

为了防止穆斯林们互传消息，政府干脆断了网。比如泰姬陵所在的阿格拉，就一直处于“孤岛”的状态。统计数据则显示，自2014年以来，印度共有357次“断网”的案例。对于驻扎在这里的中国互联网公司来说，这自然不是个好消息。